

黃山谷尺牘

中華民國十一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四版



分售處

以上十種合購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柳陽修尺牘	一冊	一角	黃山谷尺牘	二冊	二角五分
歐陽修尺牘	一冊	一角	呂東萊尺牘	二冊	二角五分
蘇老泉尺牘	一冊	一角	王臨川尺牘	一冊	一角五分
司馬溫公尺牘	二冊	二角	曾南豐尺牘	一冊	一角五分
			蘇東坡尺牘	二冊	二角五分

編輯者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文明書局

發行所 北京張家口 保定石家莊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武昌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中華書局

蘇州 杭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奉天 吉林 煙台 鄭州 青島 東昌 徐州 蘭州 貴陽 長春 新加坡

黃山谷尺牘卷下

與李端中

昨蒙賜教。勤懇並貺建谿珍品。敬佩不忘之意。即日霜寒。不審尊候何如。伏維忠厚樂易。風行草偃。尊俎笑談。自得江山之助。永誼諭。雖求閑冷。何不自憙耶。暫迫上供。處處如此。公方富於春秋。求閑恐不能無嫌也。未有瞻承之便。臨書懷仰。伏祈為民自重。長使鰥寡得職。

與之美運使

使車雖數遷。然敦厚膚敏。民所望而畏愛也。伏維按部所止。高明斂手。惇獨得職。寢食之味。神所相勞。令嗣猶在。婦翁家邪。君禮想視膳問寢。不解子職。居閒亦得文字之樂。某漂寓鄂渚。家二十口。亦隨緣厚薄。但湖北極苦旱乾。不免有饑饉之憂耳。不審貴部夏秋頗得時雨否。

與子智

辱書稱述曲折。此一面可道。而若致千里之音者。何邪。老人病懶。了不喜作書。此曹狡獪。故不能一二上答。所與勾主簿書。文詞意氣甚壯。然既稱鄉丈。而曰某白。非少者事長之禮也。古無尊卑。皆稱人曰足下。致敬其足。此極數也。故范曄謂秦王曰。大王足下。酈食其謂漢王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然後世既稱陛下殿下。閣下執事。則以足下施於下交。則不得不從衆也。足下方有求於勾主簿。而曰某白。足下猶欲入而閉門也。而可乎。

與戴熙

前辱載熙書。勤重累紙。並手作珍墨。煤細質堅。色黝黑。幾兼前輩之妙。不獨今士大夫好事之比也。欽重欽重。又惠京師名筆。皆佳。感刻多事。加之老懶。未能作答。又辱簡記。存問不急。何欣慰如之。錄示東坡諸語。所欲聞也。封示象州詩書信。讀之惕然。又仰才叔之慈仁也。承新任乃在邕州。他日可數通書。并為海物之主人也。未有會面之期。千萬珍重。紙二軸。久留此。懶寫。因來人告行。謾書畢。不能佳也。奉字伯仲。謾作短序。道之衰朽。不成文也。公筆花極豪勁。但未入古人繩墨。何也。古人雖顛倒書。亦四停八當。凡書字偏枯。皆不成字。所謂失一點。如美人眇一目。失一戈。如壯士折一臂。不審信之否。

與王元直

今旦以楊咸儒煎迫欲行。不舉頭。寫六七書。僅能至食時而畢。故輒戒門吏。使勿通賓謁。不謂諸君子。旦來皆見過也。悚惕悚惕。辱手畢。喜承日用安和。買絹買米。皆煩調護。感刻感刻。每承諸賢見目。以釣台甚不安也。凡名皆須宜稱耳。若常行。唯執政可呼釣台。兩制及大兩省三獨坐。可呼台候臺旨。如司諫正言三院御史。修撰直閣大卿監。皆不呼臺候台旨也。因見諸公。為道此。皆改之。孔子所謂君子名之必可言也。不爾。不唯不肖得罪。諸賢亦不免為識者所譏笑耳。

答夢得承制

又辱遠寄二詩。白髮瘴霧之中。不忘筆研。實增愛歎。春谿茗菜日佳。想甚助吟諷之味。無緣瞻奉。千萬珍重。賢郎安勝。想山中閑寂。極得讀書之味。

答蕭子孝

與足下先君子游於今三十年。常恨濟父不見用於時。又愧錄錄隨食南北。不如濟父一邱一壑。便足了一生也。比辱以先君子之治命。見囑作文銘。方此銜哀墓次。待盡朝夕。何得復有文思。又承寬宥有期。不敢但已。以孤泉下之願。率爾就此。不知可以傳後否。試持與君表議之。可用即摹刻也。哀情憤憤。書不倫次。

與死心道人

奉所賜書。承已退翠岩。寄住祐聖。氣力安樂。良慰懷想。今夏居處。亦有水濱林下可逍遙者乎。公脊骨硬如鐵。去住自由。今天下道人中一人而已。嘗觀漢之宰相。朝握天下之權。暮駕柴車出丞相府。自處之適爾。旁觀者亦不為難。而今之住山者。嘗抱而不忍脫。此何理也。

答浯溪長老新公

專人辱書。勤懇並惠送季康篆元中丞浯溪銘。筆意甚佳。以字法觀之。岢台銘亦季康篆也。然猶有袁滋篆。唐亭銘三十六行。何不墨本見惠。定閩體也。袁滋唐相也。他處未嘗見篆文。此獨有之。可貴也。凡唐亭之東崖石上刻次山文。合袁滋季康篆。共七十一行。為崖溜簷水所敗。當日不如一日矣。若費三十竿大竹。作厦。更以吞槽走簷水。其下開掘沙土。見崖。令走水快。亦使袁公房祀乾潔。祐院門免時有聒噪也。此事切希掛意。莊客人力。得工夫時。可令仲純仲俅輩。將領三兩人。治橋左右溪道。令雅潔。疊石。令橋下亦可作道人四威儀處。他日院門當成次第。若

得蒙恩比歸奉為盡換內外牌榜也。兩三日既驟熱。又賓客紛紛。寫大字未得。來人煎迫多歸。故且遣回。諸人相見。皆為致千萬意。

答崇勝密老

頃嘗論道人處俗之意。公欣然見納。然恐未極其趣耳。如公高明了了。決不同流俗矣。憂患百種。去來無鄉。要使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耳。勢利之交。決定能埋沒人。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清心省事。不得已而後應。自然寡過矣。道人壁立千仞。方不入俗。至於和光同塵。又和本折却。與其和本折却。不如壁立千仞。

雜簡

去年失秦少游。又失東坡蘇公。今年又失陳履常。余意文星已宵墜矣。然幸此三君子者。皆有佳兒未死。猶待其嶄然見頭角爾。見東坡祭文多佳語。欽歎欽歎。至太平。且遣人往祭之。今年多病眩。不能作文。又思如東坡輩人。不可草草下筆故也。某行李之詳。已具初和甫書中矣。

又

經宿不審體力輕安否。早來覺兩目不快。乃是前時怒庖人烹調不如法。因而就食。故氣上而煩。則知喜怒之害人深矣。夾公服。奉煩頤令慰過。針線工治衣服。大率不能令衣平展耳。

答陳季常

伏奉六月二十八日手誨。審春夏來舍中須醫藥。今已安平為慰。承須鬢遂欲如雪。此世間公

道也。山居岑蔚。粗有林泉。兄弟相與致力墓次耳。過蒙推獎。愧悚愧悚。天覺欲弭節山中。故人會合。誠可樂。不肖衰毀之餘。已成一翁。九月當從吉。且當丐一宮觀。養病數年。無緣追陪勝日。良以悵然。鄭希道篆學深博。今時士大夫不能及者。前奉問希道。今居何許。年幾許。今為何官。不蒙報何也。雙井前所送。乃家園第一。如公所論。不可解。竊意似南方士人觀國耳。昔有南方一士。初入都。見縣巷燕支鋪羣婢。即歎息以為燕趙之絕色也。及其遊界南北。真見妖麗之姝。遂復尋常耳。豈曩時所見長鷹爪者。初至縣巷口者乎。今謾寄數兩。大瓜。然其味乃不甚良也。

又

惠嘉句。假借踰分。祇增愧耳。不作詩。已五年。試索胸中。不復能一句矣。無以報嘉貺。愧恐愧恐。聞安期丈年七十七耳。目聰明。白首一節。欽歎。柳七從來謹約。知柳四洗脚上船。亦為克家之子。乃老人晚福也。景雲復古塔。大為盛事。前外甥洪炎。亦嘗錄本來乞記。已諾之矣。但夏秋來多病。文思枯涸。更少待。所喻濡潤。某自在太和。即不受人物。如季常乃不知耶。小子相已十歲。頗頑壯。稍知讀書。辱問及甚惠。高麗紙卷。遂為人所取。不可得。深秋涼時。別寫數紙。雜詩去。公擇詩。既不果作。豈可作贗。以誣泉下人耶。公但勉終令德。勿以時和歲豐。飽煖充足。退處士之節。他日為公作一佳墓碑。此不朽之事也。何以詩為哉。公擇莘老。邱上之松。已拱。令人慨然。人生健時。不可不勉為善耳。安期丈不敢作書往。煩老者報答。因几杖至田間。為承動靜。

答何斯舉

別來不復能通書。孤苦憔悴之狀。不言可喻。中間每見邵老龜父兄弟詩。卷中有佳句。未嘗不詠嘆也。辱書累紙。恩意勤懇。但增感塞。參前堂佳句。甚高秀。欽歎欽歎。參前堂但前對溪山修竹。古木森然。頗助觀已。其後夏月。皆綠陰不見日耳。土木之功。則極草草。又堂中之人。哀悴廢學。甚不稱佳句也。太和詩似不必作。有微意具駒父書中。幸取觀之。未緣晤集。千萬強學自重。

又

寄惠蘇公詩集。亦自有用處。要欲得一本厚紙者。藏之名山耳。季常所寄。亦是此一種紙。當料理季常。為用厚紙印耳。斯舉者。觀所謂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已極古人去就之意。無可措言。欲作序者。但為之華藻耳。哀悴以來。文思枯涸。幾如井谷射鮒。俟寒泉稍集。即當下筆。

與東川提舉

竊惟道塗風霜。使節衝冒。良亦勤止。即日不審按部所至。尊候何似。澄清之氣凜然。光被於江山。願篤行李。以慰夷夏瞻仰。小寒伏祈為國自重。區區誠禱。謹附承動靜。

又

某壅蔽樸愚。未嘗得望履幕下。重以負罪竄逐。強顏未死。捐棄漂沒。不當行李。無階修敬。昨以親嫌。遷置戍楚。遂得潛伏蓬華。為貴部之民。區區常慮謫籍之塵垢。點污大旆之光輝。以是久之。不敢通名於左右。恭惟君子能盡人之情。知其心。危慮深。終不以為簡也。

又

疎懶。鞭策不前。以是未嘗得附動靜。忽奉十二月二十四日所賜教。存問勤重。伏審憂患之餘。台候萬福。開慰無量。端明二丈。人物之冠冕。道德文章。足以增九鼎之重。不謂遂至於此。何勝疹痺之悲。況手足之情。平生師友之地。荼毒剗割之懷。何可堪忍。奈何。所賴諸子有所立。而季子文學。幾於斯人之不忘也。庭堅病起荒廢。恐不能辦事。欲引去而未敢。太平遂請。義當一往。來。夏秋間若病不再作。尚可祈見。無階承教。臨書懷仰。

又

伏承端明二丈。寔宥有期。天下失此偉人。何勝實涕。石刻得三丈論撰。無憾矣。不審幾時得刻石。託誰書丹。若未有人。不肖輒為托名其上。若自有人。即已矣。萬一不用書。則用家弟尚質所篆。蓋別託一相知人名可也。三兩日。即挈舟下巴陵。至雙井六日爾。至即令家弟書篆。攜至荆渚。二月末可復來也。小子相。娶石諒之女。蒙齒記。感激感激。

見張文定公

豫章黃庭堅再拜獻書。致政宣徽少師閣下。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惟古之德人。其高明有臨。其覲深有感。其潤澤在下。其光暉在上。使人望之。而鄙吝之意消。亦不容聲矣。恭惟閣下道尊德貴。而載之從來飯糗桑樞。而山立。乘軒委佩。而超然。出入諸公間。如砥柱之屹中流也。問學文章。冰消彼已。惟道以為體。白首日新。夙夜德人之事。如川之發源。某貧無行義之儲。不見比數於時輩。無

以為左右重。顧有事賢之心。取與自信甚篤。嘗與深識士大夫。咏嘆盛德。相講勸以為歸。而身賤遠。未得有足跡於門牆之下。今日掃舍人之門。非敢以小人固陋。僭求言論風旨。拜於庭而承顧盼。進几杖而見嘖呻。得所以不言而飲人者。則淇澳之所歌。昔聞其聲。今見其實。操豚蹄以祝。雖所欲者。奢而可笑。先至後去。以分東壁之餘光。不可謂無意者也。蒙冒清重。俯以聽命。不宣。某再拜。

答晁元忠

元忠足下。未識足下之面。因諸昆弟得足下之詩。興託深遠。不犯世故之鋒。永懷喜怨。鬱然類騷。想見足下豈悌於學問。故頃追韻寫意於無能之辭。惟仰高尚友。發於呻吟。而文章闇昧。不敢以過雷門。不謂堯民。即以奉寄。廼辱已來書及詩。傾囊竭篋。不秘金玉。悉以相畀。幸甚幸甚。惟是盛見稱許。愛而忘其醜。欲俎豆不肖於諸公之間。豈不願盜名。恐累足下知言爾。往多故。不作報度已察。南來拘窘吏事。雖江山相映發。心不在焉。如牆壁間作詩文。與俗俯仰。不足紀錄。得顯臣兄弟。時持書冊來講問。撥置簿領。一解顏耳。承去歲不利秋官。居間當有自娛。即日體力勝否。昨所諭怨與不怨。論事似不當耳。苟志於仁矣。其餘存乎其人。不可聽以一律。君子陽陽考槃。與北門褰裳。同為君子之詩。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觀義理者。固於其會。怨與不怨。去道遠矣。莊周所謂九萬里則風斯下矣。足下以為如何。無階從容。合并十詩。仰報盛意。因以當面。願自保重。

恨工在遣辭。病在骨氣耳。古之聞道者。請問治天下。則對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文章雖末學。要須茂其根本。深其淵源。以身為度。以聲為律。不加開鑿之功。而自闕深矣。公誠以此言為可。則猶有一物。為公道之。二十年來學士大夫。有功於翰墨者。為不少。求其卓然名家者。則未多。蓋欲深求其故。病在欲速成耳。夫四時之運。天德也。不能即春而為冬。斷可識矣。承自屈訪速。故及此。更占大方之家。有所聞見。幸見教。

與徐師川

得手記。審秋來侍奉萬福。閒居不廢問學。甚慰懷想。老舅窮露病羸。比經先親練祥。追慕不逮。痛深到割。又聞給事叔父之訃。號慟塞絕。門戶陵遲。一至於此。痛毒之情。殆不能堪。遠承慰卹。曷勝哀感。所寄吉州舊句。並得見諸賢和篇。皆清麗有句法。讀之屢歎棘紕在前。老者慙愧耳。甥人物之英也。然須治經。自探其本。行止語默。一一規摹古人。至於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乃可師心自行耳。君子之言行。不但為賢於流俗而已。比其大成。使古之特立獨行者。皆立於下風也。嘗有贈邢惇夫一詩。謾錄住。多病亦嘗憤憤。書詞不次。

與洪氏四甥

駒父別後。惘然者累日。雖道塗悠遠。鴻雁相依。頗不索寞。黃州人來。得平安之音。甚慰也。即日想安勝。太守書。頗相知。更希善事之。尺璧之陰。常以三分之一治公家。以其一讀書。以其一為棊酒。公私皆辦矣。玉父若且留黃。亦自佳。不知能如此否。外婆比來意思殊勝。比去冬。十減六。

七望夏秋間得佳也。

又

龜父玉父益父諸甥皆得書。知侍奉太母縣君安樂甚以為慰。駒父常得近耗。代者已至否。鴻父在齊安否。龜父所寄詩語益老健。甚慰相期之意。然家貧老人須養。未免就科舉。更須收拾筆墨入規矩中。得失雖不在是。要是應科舉法也。方君詩如鳳雛出殼。雖未得翔於千仞。竟是真鳳凰耳。今幾許春秋。性行何如。治經術否。潘子真近有書來。傾倒甚至。亦未暇作報。益父知讀書有味否。所欲於范守處借人易爾。但平生不相識。方一通書。後信便可言此。未緣相見。思念何日不勤。惟萬萬自愛。因來頻寄書。

又

見師川所寄詩卷。有新句甚慰人意。比來頗得治經觀史書否。治經欲鉤其深。觀史欲融會其道理。二者皆精熟。涉獵而已。無他工也。士朝而肄業。晝而服習。夕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古人讀書法也。潘君必數相見。比得其書甚想見其人。

又

龜父外甥得遞中書。審侍奉太母縣君安裕。同諸弟進學不倦。甚慰懷想。即日霜寒。想同新婦供具甘旨不置。黃州教授得安問。寄詩比舊增勝。每得所寄文字。雖哀苦憔悴中。亦一開顏也。所問禮樂事。具悉。禮樂者聖人所以節文仁義。至於大成者也。修之身。立之天下。一法也。一物

也。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夫範圍天地。非聖人孰能之。惟聖人能遂萬物之宜。通天下之志。萬物皆得宜。禮之實也。天下皆得志。樂之情也。董生王吉。劉向所論。蓋欲用先王之禮樂。宜於世者。以教化民。此與聖人之言不悖也。孔子所論孟公綽。下莊子之徒。蓋或過或不及。非以禮樂節文之。則不可為成人。如孟子所論合矣。聖人者。知人之本根材器。故其用禮樂也。知變化之道。而與天地同流。故鐘鼓之間。而與天地同和。俎豆之間。而與天地同節。後世不本心術。故肝膽楚越也。而況於禮樂乎。對客疲倦。草草。

又

得來書。知侍奉萬福。進學不倦。為慰。老舅霜露哀摧。比經祥練。追慕無莫。痛深屠割。奈何奈何。方此荼毒。百骸殄瘁。又聞給事叔父之訃。一慟欲絕。奈何奈何。鴻父在太學時。得安問否。得劉教授書。推與二生文藝。頗慰懸情。通知古今。在勤讀書。文章弘麗。在筆墨追古。至於夜行之行。不見之美。極雖留意。略說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人之過。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己。見賢不思齊。有過不改。而必文。不稱事而增語。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之私。樂與不肖者游。好友其所教。試反己而思之。若一日去其一。則十日亦盡去矣。管子曰。聖人貴夜行。此之謂也。此所謂安身之利用。孟子所謂曠安宅而不居者。謂此等也。潘君文字。極有思致。近又得渠書。傾倒甚至。多病。未能即作答。且為道意。不知此君能留意治心養性否。古人言。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此至言也。見徐外甥奉議。亦道此意。數十年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

後生故華而不實。諸生寡過。可討郭林宗傳。觀茅季偉。田仲乙。安用文章也。未能相見。千萬自重。勤務本之學。

與李德叟

德叟推官。六弟前嘗作書。具道成都事始末。來人不取報而行。因循留齋中。以至今。得劉左藏來。元日所寄書。審侍奉三姑太君萬福。張新婦彭團練佛兒僧兒各安勝為慰。蘄州學舍。尚可忍窮以待黃陂闕否。兩年來。百憂滿懷。又親老常須醫藥。蒼顏白髮。已成一翁。但以老者係戀兒女。不欲向江湖。直強顏班列中爾。局中文字煎迫。舊書亦荒廢。終日憤憤。了無可樂者。甚思阿髯誦詩。蝟毛森張。慰此寥落也。江外方春寒。千萬為親自重。

與七兄司理

元正令節。阻遠無階獻壽。不能勝情。伏惟治獄多有陰德。百福所會。坦道為履。無所憂懼。隨順世緣。哀樂以節。以保康寧之壽。丁戌等來。繼得卧龍山絕頂書。兩信所報曲折。開慰無量。見姻榎書。如在目前。亦慰人意。秀女幾時生。初未得報。頃終不作諸人書。乃如兄所慮。大郎尚未能深念耳。知命挈攜在涪陵。凡十月乃歸。才歸。又往涪見張從道。此公多禁忌。初亦患其獵獵喜往。幸相見傾盡。亦館待十七夫婦甚勤。殊不易也。即日相報。小牛王嬭慶兒安宜。小牛嬭姪奴皆無恙。相雖淳良。終未好書。此司理譚存之。忠州人。兩兒皆勤讀書。一已十七歲。一與相同歲。延在齋中。令共學。差成倫緒。日為之講一大經。一小經。夜與說老杜詩。冀年歲稍見功耳。範公

為其師死去。三月遽歸。令聞凌雲。嘉州大佛院名有請疏。或被追往往復來。純及王行者皆久不在此。某處摩圍之下。安固寂靜。無時不堪然。願勿以遞中書沉浮動念也。相望萬里。兄弟之心。何異對面。伏祈寬懷。自重不備。

與嗣深節推十九弟

嗣深節推十九弟。得書知同新婦諸姪。安勝為慰。寄大蒸棗。乃所乏也。比得大郎自萍鄉來。相聚甚慰人意。亦知元明年來殊健。得兒婦孝和。甚可意也。嗣文殷家。何故稽緩如此。嗣直絕不得書。天民以婦病。全家向洪州就醫。未得歸音。三十三已同去。華歸一月矣。高定侯數有書來。但苦貧甚。已寄絲二百兩。仍月割俸一千與之。雖未有大益。聊為不忘之意耳。適張客來云。遣人到光山。寄其弟經費。便行。故草草作此書。樸適出謁黃荅孺未回。亦不及候書。續因張客寄書信也。今年有雙井飲否。贊府佳士。官况當佳。光山亦有游觀處否。度亦無林泉之勝。比得叔和書。乃報大小娘舊疾稍痊。亦可喜。至涼遣楫。向永寧也。六月三十日。

與聲叔六姪

聲叔六姪。得書知同諸新婦。侍奉不闕子職。牙兒長茂。張士節佳士。想筆研間。益得講學之樂。日月易失。官職自有命。但使腹中有數百卷書。略識古人義味。便不為俗士矣。金道人惠書甚勤。及寄從容鹿茸丸。極濟所乏。感刻。

答荊州族人顏徒

宗子之禮廢。同姓之子孫。數世之後。遂為路人。切嘗深悲之。舊嘗聞先君緒言。長沙一族。初亦零替。聞有晦甫者。儒學里行。人所推宗。恨未相識。及不肖遊學在淮南。則聞閩漕以侍御史召名動京師矣。袁宗隆緒猶當敦睦。况賢者之子孫乎。今日相見。歡慰無已。重煩簡誨。悚惕悚惕。與益修四弟強宗。

某承手示。喜晴寒日用輕安。數日來不平之氣。想已銷歇。古人云。事不如意。十常八九。况此小小。何足置懷。世間逆順境界。如寒暑晝夜必至之理。周公以大聖扶傾定難。遠則四國流言。近則同寮不悅。而周公從容不動。而天下和平。此小小者。如蚊蚋過前耳。又何快快耶。十五郎甚安。純謹可喜。

與濟川姪

濟川姪。夜來細觀所作文字。甚有筆力。他日可為諸父雪恥。但須勤讀書。令精博。極養心。使純靜。根本若深。不患枝葉不茂也。所留紙卷。寫退之一篇。不盡三五行。尚餘十行未了。更續五幅。乃可。不知有此紙否。

與潤甫賢宗

承頗尋繹舊學。不廢文字之樂。甚善甚善。同寮中有能同此意者乎。讀書不須務多。要是精一書。更得人講學為妙。公家事極須留意。然要庇護同官之短。而推之以功。則我貴矣。推其極。所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者也。浮雲儻來若寄之物。銖兩自有所繫。決非智巧所能得。老

夫閱世故來。益知三十年守此拙分。為不錯也。

答壯與主簿

住在雙道。嘗一作報書。爾後三蒙書矣。率小字如蟻。十餘紙。明牕淨几。凝神靜慮而讀之。得三四紙。則頭眩目花。卷而擱藏之。迨數日。適能盡知壯與之傾倒於不肖者至矣。頗多病早衰。嫻嫻無堪。何以得此。是是堂諸文。知壯與能盡交天下豪傑矣。所惠諸銘。及上范公書。知壯與強學日新。非不肖老鈍可望。但斂衽歎服耳。是是堂銘。在陳留時作。畏懦不敢奉寄。今失其藁。老來隨事隨忘。筆間不復記憶。將來諸故友間。或可得也。從容里中。想亦得沉潛文字間。恨未得承琢磨之益。臨書惘然。

與廖宣叔

燭下見所惠簡。喜承體力漸勝。所論憂患無種。奪人生理。誠如來示。夫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明種子也。人從無明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細思熟念。煩惱從何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八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身。種種計較。欲利惡衰。怒毀喜譽。求稱避譏。厭苦逐樂。得喪又自有宿因。決不可以計較而得。然且猿騰馬逐。至於漸盡而後休。不可謂智也。所欲知近道之塗。亦窮於是。

答石南谿